

為期一個多月的海上旅程即將開始，就連出國慣的布哈斯赫都免不了生出幾許期待，畢竟航程這麼長的郵輪之旅確實是第一次。

剛辦好入住手續，他站在人來人往的大廳思考了一會，決定趁還沒出港的時候到外頭呼吸一下即將告別的陸地空氣，而當他到了最頂層的露天觀景台時，已經有零星的人群也在上頭遊覽了，他一邊感受著徐徐拂來的風，一邊向著最外圍的欄杆走去。

由於船還在港口，天空上盤旋著零星幾隻海鷗，布哈斯赫仰頭看著海鳥們振翅的身影，卻發現牠們好像正準備俯衝下來，他的視線順著方向往下探詢，正巧撞見有好幾隻海鷗從一名男子背後飛至他身前正搶著什麼東西。

簡直是糟糕透頂。驅趕著糾纏不清的海鷗，池路久忍不住這樣想著。

先是被姊姊趕來這趟他壓根不想來的旅程，再是聽到郵輪上沒有網路的消息。正當自己買了支草莓甜筒，打算到沒什麼人的觀景台休息一會兒時，又來了幾隻不速之客上門打擾……甬提放鬆身心，池路久覺得自己現在就可以氣死在這裡。

「啊、走開，別搶……！別咬我啊，西八臭鳥！」在海鷗們的連環攻勢下，就算是平時不怎麼生氣的路久都難得罵了幾句不堪入耳的髒話。

啊……來不及向對方示警，在後方目睹一切的布哈斯赫趕緊快步向前，他快速用眼神掃過這群海鳥，鎖定其中最大隻的那隻海鷗，接著將雙手交握靠近嘴邊，唯妙唯肖地模仿出海鷗的叫聲。

甫一聽見天敵的鳴叫聲，顧著搶食的海鷗們頓時慌張了起來，一隻接著一隻飛離開來，還有幾隻糊塗點的撞在一起，好不容易才又重新振翅飛走，最後就剩下那隻體型最大的老大還站在不遠處的桌子上。

布哈斯赫往前再走了幾步，靜靜看著那隻海鷗的雙眼，原本還有些躁動的白鳥竟也漸漸平靜下來，甚至沒有躲開他伸過去輕撫自己胸前羽毛的指尖。

確定危機解除以後，金髮青年這才轉過頭望向男子，回想起剛剛聽見的怒罵，便以流暢的韓語開口問道：「你還好嗎？有沒有哪裡受傷？」

雖然被海鷗圍攻著，池路久卻也沒錯過剛才的那一幕。幫了自己的這個人，簡直就像……迪○尼公主？藝術源於生活，古人誠不欺我。他目瞪口呆地待在原地，直到對方向自己搭話才回過神來。

「謝謝您的幫……不對，欸，韓文？難道您也是韓國人嗎？」

「不是，我是蒙古人，只是以前有學過韓文而已。」

布哈斯赫笑著搖搖頭，稍微低下視線就看見有些融化的草莓冰淇淋已經從餅乾中流出來了，趕緊從口袋掏出一塊手帕遞給對方，「你要不要擦一下，快要沾到手了。」

「啊！」他接過對方遞過來的手帕，擦拭流到手上的冰淇淋。「謝謝您。您也是穆海遊輪的乘客吧？若不嫌麻煩的話，不如我們交換聯繫方式，我將手帕洗乾淨了再還給您吧。」

「原來是蒙古人。聽您韓文說得這麼好，我還以為是韓國人呢。我叫做池路久，能請問您的大名嗎？」

「謝謝你的稱讚，我叫布哈斯赫·巴蘇德，叫我布哈斯赫就可以了，不過手帕可以不用這麼麻煩的，我待會可以拿給房務員幫忙清洗。」

雖然這麼說，不過金髮青年也不排斥認識一個新朋友，因此還是從另一個口袋掏出手機，和路久交換了聯絡方式。

而他也是在這個時候才後知後覺反應過來，對方一直在和自己講敬語，一下子變得有些侷促起來，覺得自己又要搞砸一場對話，語氣開始慌張。

「抱歉，我不常用韓語和別人說話，剛才一直忘記要加敬語了，還有對我可以不用敬語的。」

說得也是，畢竟是高級郵輪，與其交給剛認識不久的自己，交給房務員不但更方便也更安全。路久將手帕摺好，交還給對方。

「布哈斯赫先生是吧。沒關係的，我不介意。」畢竟是外國人，弄錯了也無可厚非。更何況自己也不大在意這種事情。

「既然你都這麼說了，那我們就用平語對話吧。」說著，路久舔了口半融化的冰淇淋——實在太甜了些，路久忍不住皺起了眉頭。「布哈斯赫先生，我能問個問題嗎？」

聽他這樣講，布哈斯赫也放下高懸的心，接下被貼心折起的手帕，「請說。」

「呃，關於剛才的事……」發出奇怪的鳥叫聲嚇跑海鷗，以及和海鷗對視期間到底發生了甚麼化學反應……問不出口。

「請問您是馴獸師嗎？」明明對方已經說了不用，但問出這問題的那一刻，路久還是下意識使用了敬語：「還有你喜歡甚麼口味的冰淇淋？我請你吧。」

馴、獸……？布哈斯赫張了張嘴，忍不住轉頭和居然還在原處的海鷗對望了一眼，看見牠無辜地歪頭後才又轉回來澄清，「呃，不是，我的職業是法醫，只是剛好對動物比較有一套而已。」

「謝謝你，那我就不客氣了，我想要香草冰淇淋，可以幫我加多一點糖漿嗎？」

法、醫……？原來法醫，都能做到這種事情了嗎？這種宛如迪○尼童話一般的事情……出乎意料的答案讓路久再度原地當機，直到對方答了冰淇淋的口味才又再度清醒過來。

「好的，冰店在那邊，我們一起走過去吧。」還要多加一點糖漿，果然很迪○尼。

路久一邊吃著草莓甜筒，一邊領著人到了冰品舖。他按照布哈斯赫的要求點了個香草冰淇淋，遞給對方。「給你，不過這樣真的不會太甜嗎？」

拿到甜品後整個人都開心起來，布哈斯赫低聲道過謝後便咬了一大口冰淇淋，雙眼都因為攝取到糖分而變得亮晶晶的。

「不會啊，硬要說的話，還可以再甜一點，不過這樣也很好吃。」儘管有自己的嗜甜程度和別人有所差距的自覺，卻沒意識到自己拿著基本上已經是糖漿塔的玩意兒還說著這種話，在旁人眼裡有時候還是蠻可怕的。

欸？還可以再甜？難道蒙古人和歐美人一樣，都吃這麼甜的嗎？光是看著對方手裡拿著糖漿塔(?)，路久覺得自己頭都要開始痛了。

「是喔，你開心就好……」他原還想再說些甚麼，但想想還是算了。

沒有察覺對方的欲言又止，布哈斯赫一邊解決手上的熱量堆積物，一邊起了另一個話頭，「對了，路久是在做什麼的呢？這次是被穆海公關邀請來，還是抽到船票才來的？」

「啊，我是音樂系的，主修小提琴。」吃完冰淇淋，路久開始啃起一旁的餅乾。「其實抽到船票的是我姐姐，不過她不方便來，就換成我來了。」

「布哈斯赫呢？是被邀請來的，還是抽到船票來的？」

「我是……因為很年輕就考上法醫，才被邀請上船的。」布哈斯赫眼神閃了閃，直接省去另一個原因，只講了真正是自己得來的成就，「音樂系的話，那你有參加過什麼比賽嗎？如果有的話我還蠻想聽聽看的。」

平時比較沒在涉獵古典樂這一塊，因此他本來要拿出手機想查詢一下，隨即回想起之前看見的公告，忍不住輕輕啊了一聲，「我差點忘記，等到出航以後，接下來一個多月都要沒網路了。」

「是有參加過一些比賽，不過那也沒什麼大不了的。」比起古典樂壇的大前輩們，他還差得遠了。

聽見布哈斯赫的感嘆，路久在心裡重重的嘆了口氣，回道：「是啊，各方面感覺都會很麻煩。」

以SNS中毒者的他來說，光是不能發文就夠他受的了。更何況，沒網路也代表自己未來一個月都無法親眼看到露露的狀況，簡直是人間煉獄。

點點頭表示同意，布哈斯赫也有些掛心之後這段時間都見不到的愛馬和兩條小蛇，原本想著還能收到一些照片，看來只能透過電話口頭轉述了。

正好手中的甜筒也吃完了，他拿紙巾擦擦手並丟進一旁的垃圾桶，想著自己也該回去找同行者，因此朝路久點點頭打算告別，「謝謝你請我吃冰，我也差不多該回去找我的旅伴了，下次如果還想在露臺這裡吃點東西，最好等船駛離陸地一段時間，這樣就不太需要擔心會有海鷗飛來搶你的食物。」

「好的，謝謝提醒，再見。」路久看了下時間，也差不多該回去準備登船了。他向布哈斯赫揮手，往港口的方向走去。